

■姚明祥

寒冷的冬日，我总想起故乡渝东南土家苗寨的火铺。

“树大要发桠，儿大要分家。”苗寨成年子女分户另居，新炉升火冒烟的吉日，前辈必“包火”。老火铺上，一把茅草包一粒坚硬的红炭，端一碗衣禄富贵米，递给新居中恭候的儿子。儿子搁米于桌，置火包于新火铺内，俯身一吹，冒烟的柴火砰然而亮，火焰高燎：“引起了！”一脉香火得以延续。

火铺离地两尺高，泥夯火心，插三脚，凳鼎罐，四方木板铺就，各方宽窄不一，最宽的一方称之为上面火铺，正对此方的就是下面火铺。火铺上摆放了草墩，干枯稻草卷制的圆形坐具，软和耐用，整个火铺可容坐10多人。上面火铺还可当床临时使用，扫灰除尘，

铺上棉絮被子，就可歇客。

只有德高望重的老人和尊贵的客人，才能坐上面火铺。咯吱一声木门开，主人笑脸迎出来：“快请上火铺向火！”待客人落座，男主人双手捧来一匹上好的毛草烟：“抽杆耍！”女主人说一声：“烧口开水喝！”转身便抱柴架锅，站在地上靠着下面火铺忙开了。

山寨过年，一屋老少必在火铺上吃团圆饭。团家气，圆族梦，拧紧传统孝和，抖落一年辛尘，吸纳新春热能。

雪天里，大家围坐火铺上，家长里短，吹牛扯谈。火心里烧着棒棒柴、树疙瘩，噼啪炸响，火星飞溅。火光映红了一张张粗糙而又兴奋的脸。小娃儿挤在大人两膝间，红火灰里刨出童年乐趣，焦糊的烧红苕，甜润了小黑嘴。年轻妇女规矩端坐，穿针引线。汉子们嘴角叼着“黑武器”漫不经心吸着，白烟灰寸长也不掉落。老人们喝够了火边茶罐煨着的老荫茶，嘴里徐徐拖出长长的竹节烟竿，一拍膝盖，就开始讲那些遥远又古老的故事。

记忆中，听得最多的是表伯伯的龙门阵，妖魔鬼怪的，忠烈尽孝的，强悍凶猛的，勤劳善良的，仁义慈爱的，什么故事都有。表伯伯参加过抗美援朝，肩胛负伤回乡，就住在我家屋檐下。我站在阶阳上，看着屋顶耀眼雪光，冷得缩颈抱耳双脚跳：“表伯伯，茶泡

山寨火铺

起啦！”他朗声应答：“要得，来啦！”还没等我转身爬上火铺，他就披着黄色军大衣，伴一股寒风跳进屋来，踩掉大头皮鞋上的残雪，笑着跨上火铺。那里空位早已腾让出来，他高大的身躯坐稳后，扯了几句闲言，便言归正题。

表伯伯确实是个摆龙门阵的高手，现在乡里民间很难再找到他这样的人了。一字不识，口若悬河，三天三夜不重样，而且精彩纷呈。正在大家聚精会神洗耳恭听时，他突然吱得一声踩了“急刹车”：“哎呀，不摆啦，晚上再来！”他摇头摆手，起身欲离。听客赶忙扯着他的军大衣不松手：“后头咋回事？摆完起嘛！”他仍躬着腰，屁股翘着，保持随时跳下火铺离开的姿势：“肚皮唱‘空城计’了！”母亲也拦着劝说：“快坐，摆完起，我来弄饭。”“那好嘛，你们硬要听，我接着往下摆嘛！”表伯伯这才坐回原处，重拾话头。

母亲架耳锅，炒阴米，拿出家中“奢品”，米籽泡泡冲糯米酒水喝，一人一碗，一饱二醉。

我惊异于表伯伯的口才，也许他旧时在龙池老场茶馆听过说书，学会了摆到惊险处吊人胃口、故意卖关子求充饥的鬼把戏。其实他不知，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，他无意之中也填充了山寨老老少少的精神“饥腹”。

如今，山寨都修了二三层楼的新房，楼房也怕柴火熏黑，村民们就在屋顶搭建了火铺屋，依然保持寒冬烤柴火的老习惯。这火铺由地火铺升高为楼火铺，每次烤火，不光坐得更高，大家谈得也更远了。

(作者供职于重庆酉阳水利水电实业开发有限公司)

柴门虚掩

崔向珍

《逢雪宿芙蓉山主人》描绘了这样的冬夜：风雪交加，有人自远方而来，在熟悉的犬吠声里，打开虚掩的柴门，走进烟火尚存的茅草屋，温暖扑面而来。

初读“柴门闻犬吠，风雪夜归人”时，我对这诗句的意境只是懵懂，但对“柴门”却是深有感触的。从我们村西走到村东，柴门随处可见。高约一米、粗细不均的树枝，用细麻绳横捆竖绑，安装在黑漆漆的木门外，冬天再填充一些谷草，用来挡鸡挡鸭，挡风挡雪。

柴门简陋，无从上锁，只能虚掩。夏天在村街上跑得累了，随手打开一扇虚掩的柴门，不管主人不在家，只管掀起门后面的水缸盖帘，舀水解渴。冬天农闲，母亲和邻近的大娘们随便敞开谁家的柴门，齐刷刷坐在温暖的火炕上，聚成堆聊聊天，似乎人人都是这家的主人。

风雪呼啸的寒冬，没有玻璃窗没有电，屋里漆黑，两扇木门只能掩上一扇，填塞了谷草的柴门上方，可以透进一些光亮。一些面黄肌瘦的穷苦人，隔三差五站在柴门外，小声地讨要干粮。母亲常常推开虚掩的柴门，拉人进屋，坐在灶台前喝一碗热粥；或者狠狠心拿一整块玉米饼子，递给人家。那时，家里的粮食根本不够吃，我常常心疼地问母亲，怎么舍得送那么多。母亲笑答：“但凡家里还有一口吃的，谁还顶风冒雪出来要饭。少一块饼子我们顶多饿一顿，但或许能救别人一命呢。”

因为地处油田腹地，村里来了打井队。一群年轻的油田工人，日日在野地里放线打炮，安装抽油机。冬天晴好的天气，经常有几个工人卧在我家向阳的草垛边晒太阳。母亲看着他们，很是心疼，就叫他们进屋烤火，或者喝点热粥，吃块热乎乎的烧地瓜。看到他们身上的衣服开线破了口子，也会帮着缝缝补补。时间长了，他们经常找机会帮母亲干活。

冬天天冷，田野里一片寥寥荒芜。住在铁皮房子里的油田工人，晚上会来我家烤火聊天，听父亲读诗讲古、谈天说地。父亲兴致很高，每次泡一壶大叶子茶，天文地理地聊，天天不重样。没有

月亮的夜晚，待归队时，哥哥总会为他们点亮用白菜疙瘩做的煤油火把。推开虚掩的柴门，父亲站在院子里，目送他们走远，直到火把的光亮和天边的繁星汇聚到一起，才返回屋里。

从柴门到木门，再到铁门、防盗门，时代在发展，家家户户的门变了模样。走在干净的村道上，面对着明亮的楼房瓦房和壮观的仿古城楼城墙，我常常想起一扇一扇的柴门，想起那些亲切的乡村烟火。如今，柴门终究是寻不到了，可村庄周围的抽油机还在不停地“叩拜”着大地。油田工人的值班室里冬暖夏凉，网络遍布，再也不用到处寻找那些难得的温暖、热闹之地了。

(作者供职于东营市方正化工有限责任公司)

(作者供职于山东平邑县经信局)

腊八

(作者供职于广东科谷电源股份有限公司)

■陈海金

思念的雪花
轻轻飘落窗边
宛若季节的语言
在梦的边缘飞舞
碰壁遇冷
凌乱成故乡的心事

时光绽放在梅枝上
探出农历的墙头
摇曳成一抹火红的惊艳
炊烟从农事里抽身
在大寒的风声中
升起一缕袅袅的温情

母亲唠叨过的事很多
今天她准备的食材
比唠叨还多
那五颜六色的米和豆
伴着炉火燃烧的激情
化作幸福的感悟

一碗热气腾腾的杂粮粥
年复一年地
以一种温暖浓郁的香气
氤氲成舌尖上的乡愁
一次又一次朦胧了远方
和一轮孤月的目光



腊八“算”

■马亚伟

那年，我家在村里开了家小卖部。小卖部有不少人赊账，一般都会在年前还上。家乡有个习俗，就是到了腊八腌腊八蒜，因为蒜与算谐音，所以还将腊八蒜叫腊八“算”，意指账清。如果别人欠了钱，可以送他一些腊八蒜，委婉地提醒还账。

每年腊八前几天，母亲都要腌满满一大罐蒜，摆在小卖部的柜台上，目的显而易见：“快到腊八了，赊账的该还了！”

父亲把账本挂在货架的显眼处，封面写上硕大的账本二字。账本不会公之于众，但谁家赊过账，必心知肚明，来小卖部时，便会指一下账本。父亲心领神会，拿下账本，待人还完账，就将名字划掉。几天工夫，账本上留下的名字寥寥无几。

腊八这天，母亲翻查账本：“今天腊八了，刘老四还不来还账。”父亲凑过来，看了看账本，上面清楚记着刘老四赊账共80多元。父亲沉思片刻，拿起笔将名字划掉。母亲一下急了，扯过账本说：“你干嘛呢，他的账还没还呢！”父亲叹了口气说：“这账指定是还不上了，刘老四老婆生了好几年病，去年秋天去世了，他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不容易。算了，谁还不遇上个难事！”

母亲气呼呼地说：“怪不得他最近不来小卖部了，敢情是怕要账啊。他日子不好过，还打酒喝！你瞧，账本上记着他打了好几次酒！”父亲解释：“他打的酒，都是最便宜的。人心里苦的时候，就喜欢喝两口闷酒。他每次都是喝一点再用凉水把酒瓶兑满，下次喝了再兑满。一瓶酒喝到最后，就剩凉水味儿了！”母亲听这话，气一下消了：“最近没见他来打过酒，可能不好意思来了，都是打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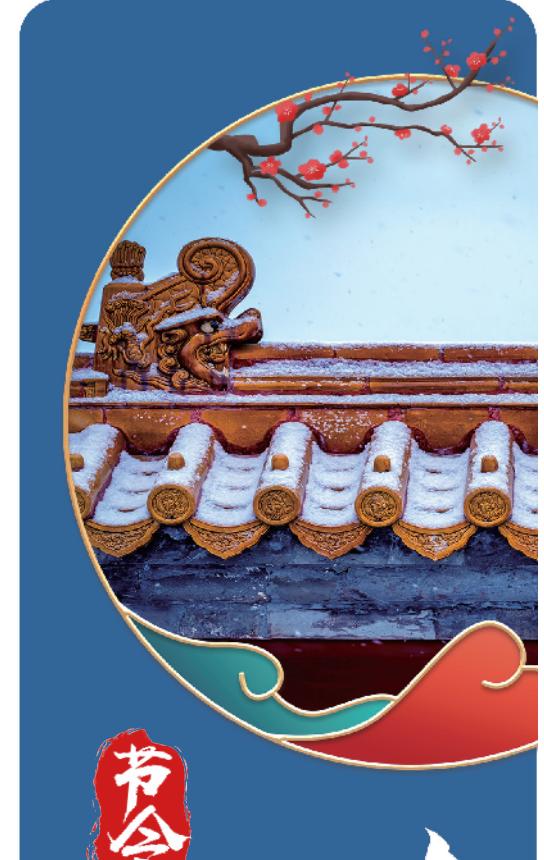
他小儿子来买盐买醋。算了吧，不还就不还吧。我看呐，咱这小卖部净做亏本买卖了。”

父亲还在翻账本，嘴里念念有词：“腊八蒜，腊八算，今儿的账咱要算清喽。看谁家还没还上，他家来买东西就送点腊八蒜。有的人应该是忘了，提醒一下也好。”母亲说：“张二爷还没呢，他一个孤老头子，我可不好意思给人家送腊八蒜。他赊账也不多，不要，把他的名字也划了算了吧。”

这时，张二爷的本家孙子小福来到店里，兴冲冲地说：“我来替我二爷爷还账了！今年我在外边挣钱了，帮他把账还了，再给他买点好吃的！”张二爷一辈子没结婚，无儿无女，没想到还有孙辈人孝敬他。小福很快清了账，还买了不少东西，径直去了二爷家。父亲说：“小福出息了，张二爷有福气！”

腊八蒜，腊八算，小卖部就这样开着。后来刘老四家的日子越过越好，跟我家一直走得最近。张二爷几年前去世了，他的本家侄子、孙子为他养老送终。十几年来，进货卖货、人来人往，不管大家赊账，还是清账，父母总还是没送出过去多少腊八蒜，小卖部最有吸引力的地方，就是聚合了一份乡情的温暖。

(作者为自由撰稿人)



■魏益君

大寒站在冬日末梢
用冰的亮度
雪花的舞姿
尽情高歌招摇

时光在田野里奔跑
滚动着日轮
碾碎一个又一个
清冷的朝暮

腊梅在墙角怒放
拽一缕冬阳
经过霜冻寒宵
丈量到春天的距离

雪被下生长梦呓的
不仅有麦苗和村庄
还疯长着庄稼人
灿烂的向往

檐下的冰凌
嘀嗒着浓烈的相思
用潮湿晶莹的情感
写下对冬的感恩